

五年来,上海“无障碍电影院”增至17家遍及160多个社区点 “听电影”成更多盲观众赏心事



文体社会

韩颖是一位全盲的女生,因上大学时视网膜脱落,导致视力逐年减退终至失明。如今,她是残联扶持成立的无障碍影视发展中心主任,专门负责上海市“无障碍电影”的剧本撰写、审稿、录制和放映。自2012年6月27日上海国泰电影院挂牌成为上海市第一家“无障碍电影院”以来,上海市“无障碍电影”的放映,已经普及到全市16个区的17家影院以及160多个社区点。韩颖告诉记者,今年,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下,无障碍影视发展中心有望与视频网站首度合作,将特殊的影视作品上传至网络,方便那些无法出行的失明人士“观影”。

影响力今非昔比

无障碍电影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之一、上广990新闻主播曲大鹏(丁镭)告诉记者,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与上海市残联共同主办的“无障碍电影”公益放映今年进入了第6个年头,随着越来越多播音员、主持人的加盟,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。

1997年,盲人编剧蒋鸿源第一次想让盲人看电影,但没人理解,也没人支持;2008年,上海放映了第一部无障碍影片《非诚勿扰》;2012年,上海市残联拨款,每月月底为视障人



■ 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

相关链接

放映无障碍电影完全不同于放映普通电影,在整场1个半小时至2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,有

一位解说员随着电影放映的节奏逐一念出写好的旁白,以帮助盲人理解影片情节。解说员要一

边看着电影画面,一边念改编后的电影解说词,描绘出一些无法依靠“听”来想象的情节。

群放映当季上映的最新影片,国泰电影院成为上海市第一家“无障碍电影院”,至今放映“无障碍电影”50多部,造福盲人观众逾1.5万;2013年,“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”被正式写入《上海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

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;2016年,上海市残联扶持成立了上海无障碍影视发展中心,向全市招募志愿者。今年,中心将录制50部无障碍影片,下放至全市160多个社区。

“毕竟,院线只能满足一小部分

愿意出行的盲人观众。”韩颖说,“对于那些不方便出行的失明人士,尤其是老年人,影片通过数字机顶盒进入社区之后,可以随时随地组织观看,更为灵活便捷。”今年,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下,无障碍影视发

展中心还在和视频网站接洽,希望将特殊的影视作品在网上发布,方便更多失明人士。

志愿者队伍壮大

2008年,韩颖在残疾人联合会的帮助下,作为一名观众首次体验了盲人电影,“当时,有一名志愿者为我们念台词,剧本、发音都不像现在这么规范。”韩颖说。曲大鹏告诉记者,无障碍电影解说词特别考验主持人的功底,“既要烘托气氛,向盲人观众描述出场景,又要生动形象,同时不能受影片放映的干扰,这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才能完成。”

2012年,8位上广新闻主播最早加盟了“无障碍电影解说公益活动”。经过近5年的努力,如今志愿者已经发展到200多名,他们都是活跃在一线的电视、电台主持人。跟着每月一次的无障碍电影放映,他们走遍上海的每一个区进行无偿解说。

负责撰写无障碍影片剧本的盲人编剧蒋鸿源说,以往找写解说词的编剧很困难,因为电影放映是公益性质的,一听说没钱,很多人就不愿意干,“一开始只有6名志愿者,现在参加的人就多了。上海能在6年时间里达到这个程度,已经很不错了。”他憧憬着,今后有更多编剧和制片方一起参与进来,推广这个公益项目。本报记者 张艺 特约撰稿 林良敏



■ 电视剧《潜伏》剧照



■ 电影《路边野餐》剧照



■ 电影《小时代》剧照

昨晚,作家、影评人毛尖在芮欧百货4楼钟书阁签售《非常罪非常美》电影笔记最新增补本。借此机会,毛尖与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及电影《功夫瑜伽》的编辑徐展雄一起,对当下影视剧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
受众不同

影视剧的拍摄离不开资本,而资本是逐利的。哪怕那些没有机会上映的电影,也都要少则几百万元的投资,但投下去之后,很多片子连与观众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对于毛尖“影评人好时光已然过去”的慨叹,罗岗用资本投入来解释:“这与写一本小说不一样,一部电影背后是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,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资源都扑到‘小鲜肉’上去,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目前电影状况感到很无奈的原因,这样的状况与十年前的状况已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作为影视业第一线的专业人

有些电视剧 画面似累赘

——影视剧创作问题三人谈

员,徐展雄更关注的是受众的组成,受众的组成意味着票房的所在,但受众却是分裂的:“国内一线城市所接受的影视标准和大量二、三、四线城市主流受众所欣赏接受的完全不一样。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制作者究竟要抓住哪个群体。电影要追求票房成功,势必要考虑电影是为谁而拍的,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分裂的。”

比如,“小镇青年”对于电影《小时代》的追捧和欣赏与主流媒体上的评论呈截然相反的观点。“要考虑到这个市场中最多的是什么人,大众文化本来追求的就是大量的快感,大量的生产,大量的观众。”而得到普遍好评的所谓艺术片就没有弊端了吗?“中国在没有商业片艺术片之分时,

电影的生态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完整。而现在即使有许多被标榜为艺术片的电影,反而把中国电影弊端呈现出来了。”毛尖担心,《路边野餐》把几乎所有奖项都得了之后,在想象有点走高的情况下,导演毕赣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模样。

滥用旁白

谈到当下走红的种种影视剧,毛尖、罗岗、徐展雄都不约而同地提出,旁白只是影视剧的手段之一,但不能一切都依赖旁白。无论哪个角色都用旁白,电影自身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。“《人民的名义》得到了那么高的收视率,从官员到保安都在谈论,但这样的火爆会给影视剧带来怎样的影响呢?一部类型剧火了

之后,会有很多电视台复制,复制也只是复制话语方式,而表现手段会受到忽略。旁白近年来的泛滥,就是始自曾经红火的电视剧《潜伏》。一直到现在,所有的言情剧中都用旁白。可笑的是,在很多电视剧中,画面语言与旁白没有内部的蒙太奇差异联系,比如人物坐着,旁白就会说他坐着,这样的旁白毫无意义。”毛尖说。

而电影首先应该是一种用画面讲故事的艺术。“看中国电视剧的时候中国观众好像并不需要画面。电视有时只具有陪伴功能,不看画面,光听对话就可以明白讲的是什么。”徐展雄认为,好的电影哪怕没有对白也能让观众明白在讲什么,“电影是用光影、画面、色调来讲故事的,

用这些来表达人物的性格、情感,才能称得上那个好电影。”

“每个年代都有其突然走红的电视剧,比如《渴望》《上海的早晨》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《潜伏》等等。1990年以后,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担起了时代的叙述功能,即讲故事的功能。把握一个时代的情绪,电视剧是最好的载体,但电视剧是不是最好的艺术作品,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就像文学,很多小说反映了时代情绪,但往往是二三流的小说起到了这个作用。”罗岗说,现在电视剧的播出平台不仅仅是电视台,还有视频网站,智能手机也带来了观影方式的变化。电视对画面和电影对画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,手机的屏幕更小,要求也更不相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讲述时代的故事,带来了新的挑战。“当我们忙于表达时代情绪时,能否把那些重要的影视表现手法都用上?当大家觉得观感体验更重要时,还能不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,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呢?”

本报记者 徐翌晟